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十　子部

韓非子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饑人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閫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敗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王李兑用趙餓主父也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巳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饑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饑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撽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

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寛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

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

駻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

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

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

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

壐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壐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

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毁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盻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

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闢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𤏲而後内之仲尼聞之曰逺哉禁逼虚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虚也）

四摇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摇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摇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綱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鶩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

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䜌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兊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兊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

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劵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劵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恵文王莅政李兌為

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兊

五兹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兹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兹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絶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税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

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
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
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
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
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
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
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

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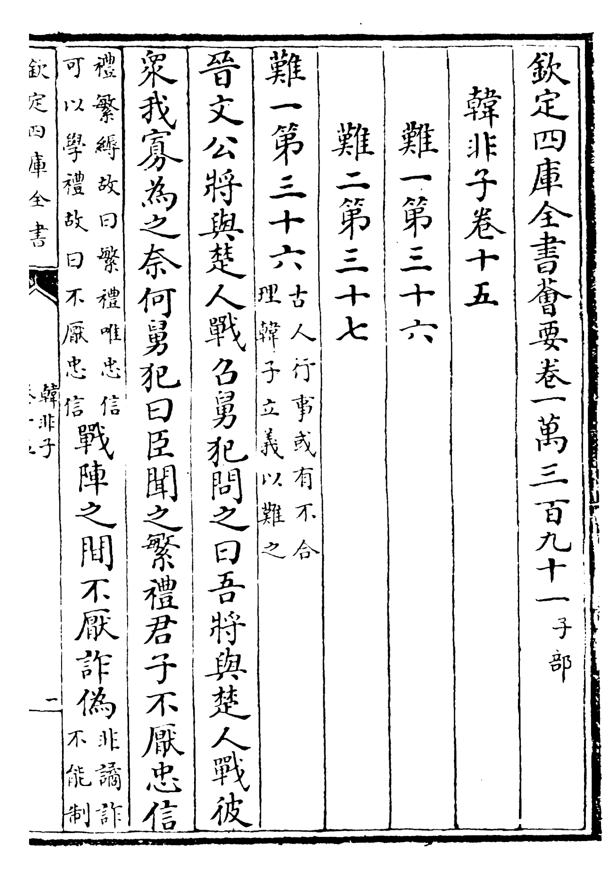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

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

之民愳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灋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一　子部

韓非子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間不厭詐偽　非譎詐不能制

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名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

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

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

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

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説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内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説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

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内豎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

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

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

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

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乗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

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

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禄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

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

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

之謗已成而郄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也今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

分謗者也

桓公觧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髙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畧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髙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

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

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兊減食而死主

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鄗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

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

良民令緩刑罰行寛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

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耻雪哉

昔者文王侵孟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

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

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

里門也

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舅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

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禄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

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

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兊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兊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

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

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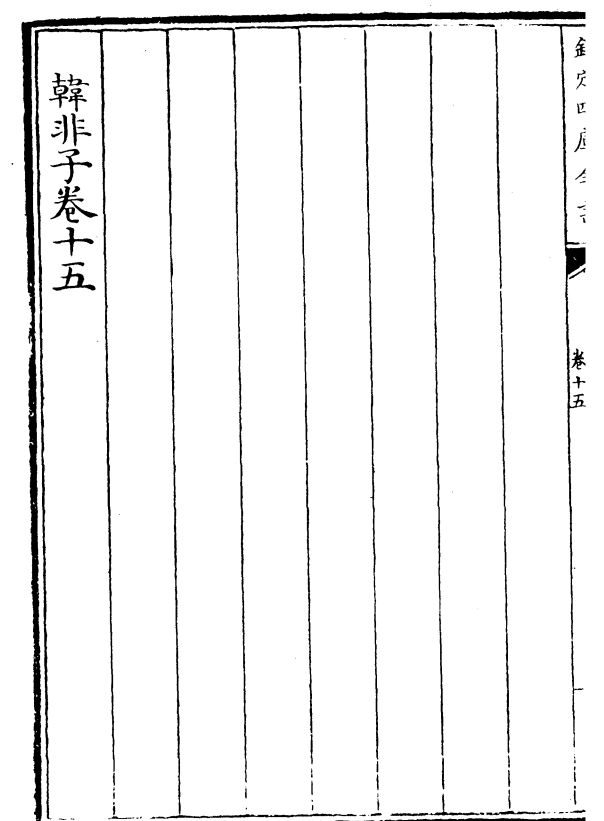
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楯櫓而自堅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

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簡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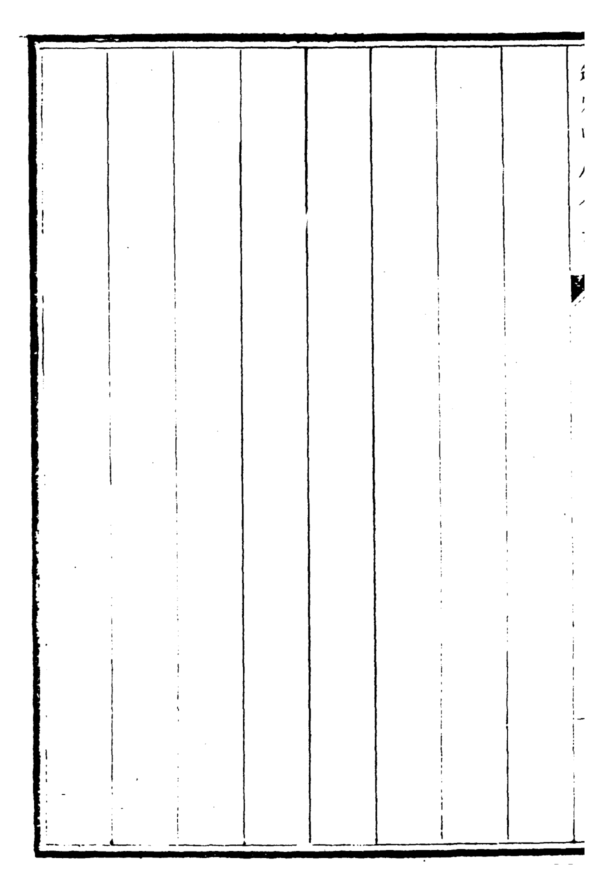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十一頁後六行漏不可臧水刊本臧訛秉今改

卷十四第五頁後六行爲圃池也刊本池訛地今改

卷十五第十五頁後二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刊本忘訛亡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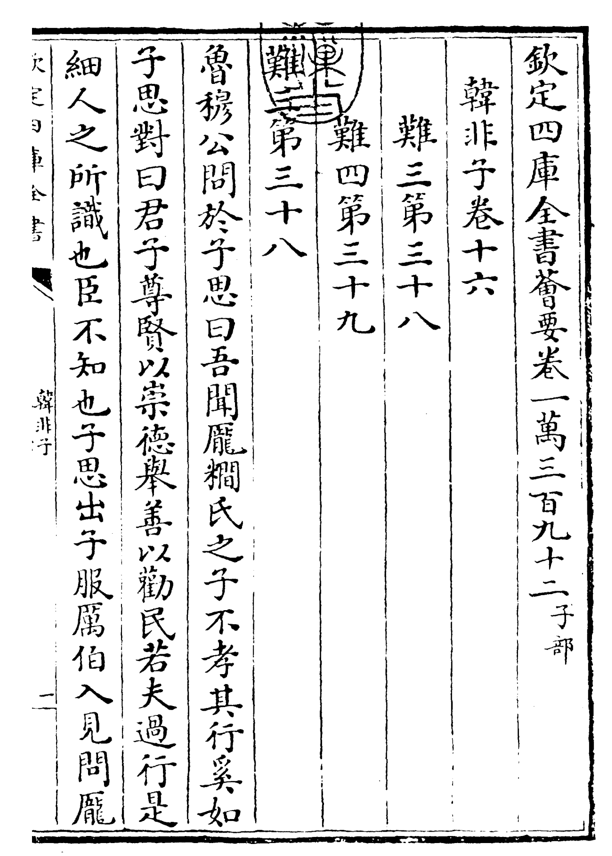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韓非子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二 子部

韓非子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龎𢕔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龎

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

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令公即位其無

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絶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也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

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不背死然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

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内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比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

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髙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内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為寢也

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

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

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

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工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

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工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

無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産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

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

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

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

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
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
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
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
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
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
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

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

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
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
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
以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
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則
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
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

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

也刼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説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

去疾子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幷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髙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曰懸怒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羮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

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令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吴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

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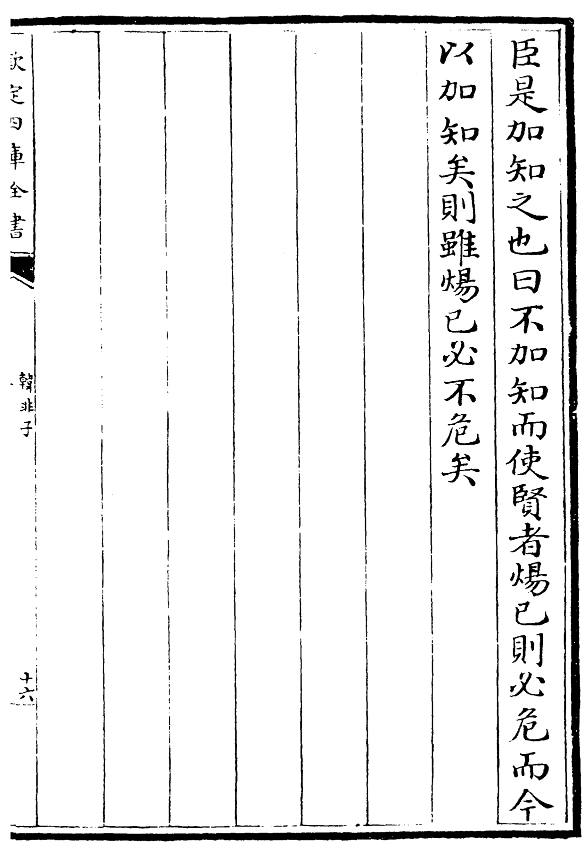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

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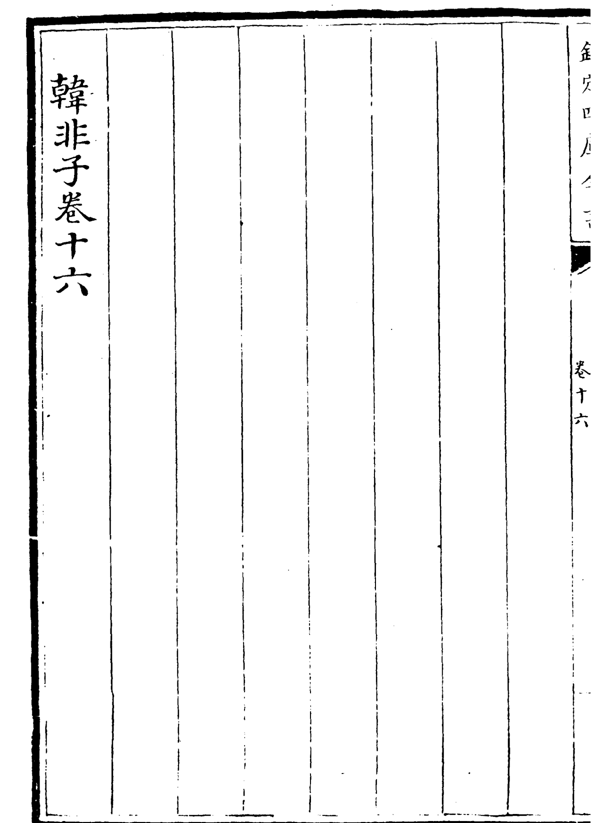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

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則必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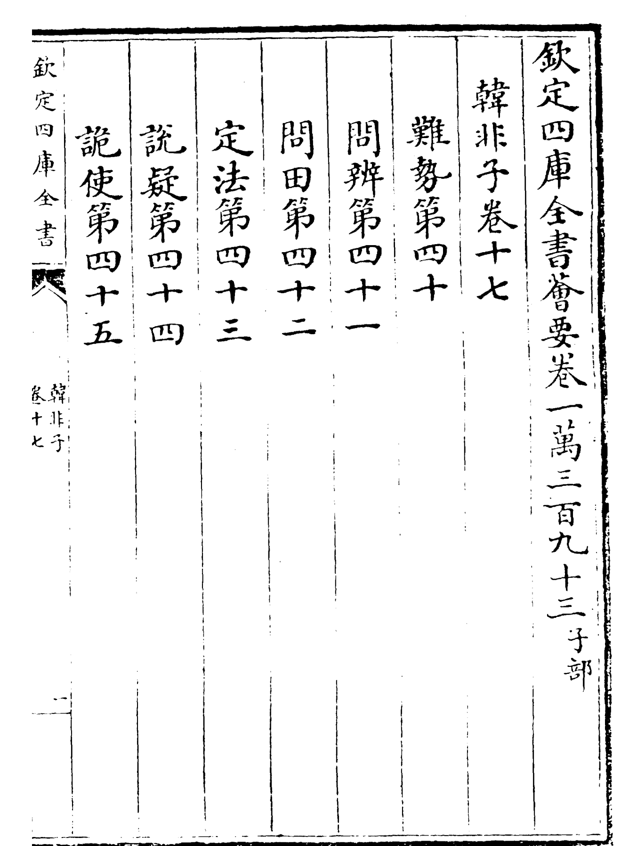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欳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



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三 子部

韓非子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

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

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

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

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令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

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

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户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

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

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

釆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功無常則以妄發

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

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别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

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

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

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

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内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

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𢀿辱

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

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比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比十五人者為其臣

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吴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

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

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致身死國亡聖主明君則不然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

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禄以相勸也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刼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

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禄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

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

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内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

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罼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内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

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汚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畒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

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内寵竝后外寵貳政

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

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

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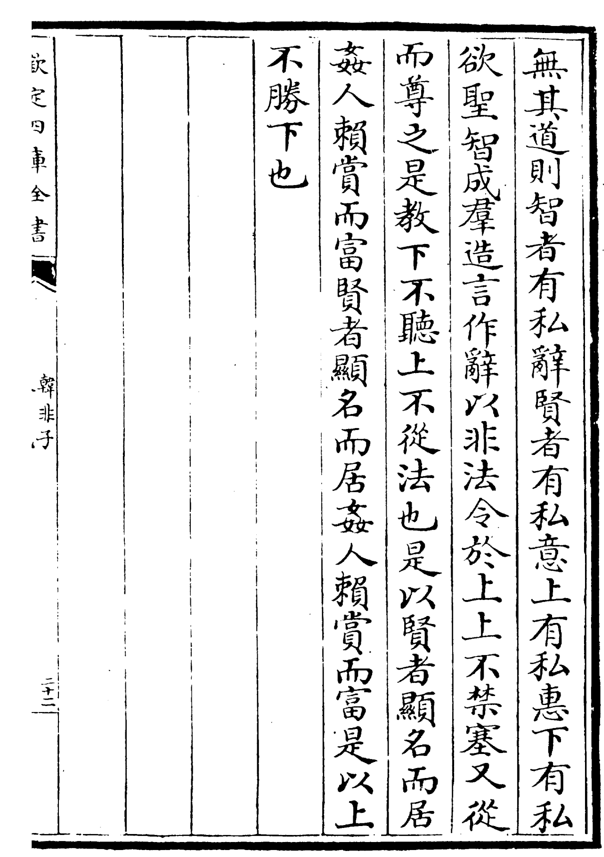
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寛惠行徳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禄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敎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

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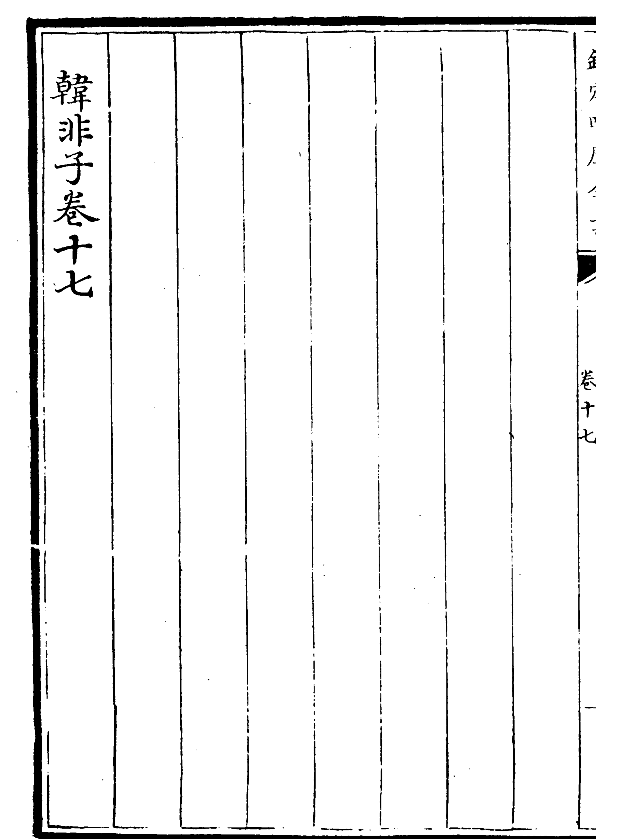
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𢧐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

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

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



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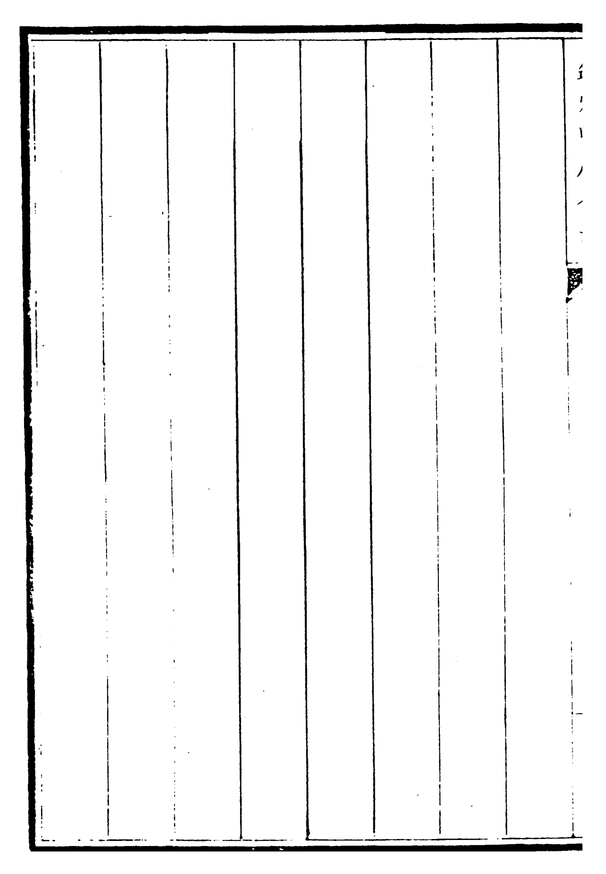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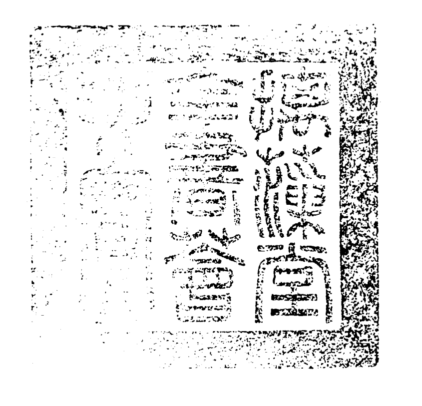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六第十頁後三行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刊本缺於百姓三字據别本補

第十四頁前五行大誅報小罪也者刊本脫大誅報小罪五字據别本增

卷十七第十四頁前八前纆索之中刊本纆訛纏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親操耒耨刊本耒訛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宋昆玉